

当代名家随笔丛书

我是个俗人，喜聚
不喜散，喜圆不喜
缺，我喜欢「十五的
月亮」。而且，我愿
珍重地说：切勿轻
率打破爱的圆满。
群众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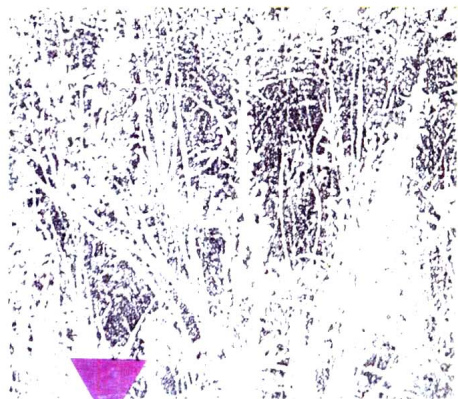
Luo Ri Lou Tou Du Yu
落日楼头独语



忆明珠

当代名家随笔丛书

落日楼头独语



忆明珠

群众出版社

(京)新登字 093 号

版式设计:王铁珊

落日楼头独语

忆明珠 著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8.5 印张 104 千字 插页 4

1995 年 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14-1279-0/I·460 定价:9.00 元

印数:00001—10500 册

作者小传

忆明珠，真名赵俊瑞，山东莱阳人，一九二七年生。曾从事部队和地方文化工作。著有诗集《春风啊，带去我的问候吧》、《沉吟集》、《天落水》；散文集《墨色花小集》、《荷上珠小集》、《小天地庐漫笔》等。

目 录

秦淮归语	(1)
凑几句蛇的热闹	(6)
水仙礼赞	(11)
花的语丝	(14)
关于“读”	(16)
文章幸事	(18)
读“七事诗”随想	(20)
居家闲话:老之种种	(29)
茶之梦	(43)
小谈我的苦与乐	(46)
赏石小语	(50)
晒枝小语	(54)
羊年寄语	(60)
爱,“好自为之”罢了	(63)
想起了《朱子家训》	(66)

小谈我的“艺术世界”	(70)
百年难逢“岁交春”	(76)
小花草、白丁与“鸡鸣狗盗”	(79)
题牵牛花	(82)
馒头与文章	(86)
读《哩哩歌》	(90)
明月满前川	(94)
再题水仙花	(97)
煞是好看的一瞬顷	(102)
此际适可读诗	(107)
牡丹二三事	(111)
题牡丹叶	(116)
母亲的遗绣	(120)
随烟飘逝的牡丹	(126)
吾家艺事	(132)
歌谣记历	(136)
与蚁同义	(142)
寻觅丢掉的诗句	(147)
我回到了尧天舜日	(150)
想起了洛阳纸贵	(153)
丑的自赞	(157)
不想戒烟	(160)

· 今夏,我鲜丽非凡	(163)
题八哥	(167)
题牡丹	(171)
题木笔	(174)
题猫头鹰	(178)
爱我管城子	(181)
花花草草	(186)
花草祸心	(190)
秋窗小柬	(193)
帝王的悲歌	(211)
官员笔勿轻挥	(217)
颂潇洒	(220)
茗边小语	(223)
丁香小语	(242)
记丁香小院	(257)
编者的话	(261)

秦淮归语

八月间，南京市文联举办“金陵诗歌节”，其中有项活动是游览秦淮。这是个老题目，明朝遗老余怀的《板桥杂记》曾为它费尽了艳诗丽词，似乎文章已经做完。到了民国年间，却又引出了朱自清、俞平伯的“桨声灯影”。及至我来秦淮，值五十年代之末，则只能联想起闻一多的名篇《死水》了。秦淮河，断送了金陵往昔无数绮罗金粉的秦淮河，终由于历史污垢积淀过深，而成了南京的一条“龙须沟”。当然，人们仍不妨来此一游，仍不妨做文章。悲金悼玉，在中国，这类文章真可以做个没完没了的。

我们这次大发游兴，却是受到秦淮河时来运转的鼓舞。南京市政当局正为治理秦淮花大本钱，用大力气，秦淮河清，或许为期不远。但现在，治理工作似还处于“初级阶段”，还不能让游客自由自在地泛舟中流。我们是穿街过巷游秦淮的，即乘着汽车直趋某些景观点，是以点代线的“陆游”。我想，即使将来秦淮河道畅通无阻，画舫游船

往来如梭，仍可能有人不耐烦在水上摇来晃去，而宁愿像我们现在这样的“陆游”。这方法，既简便，又节省时间。

秦淮河经南京城内一段，长约十华里，水由东水关入，经夫子庙、镇淮桥，出西水关。我们的游览路线由下朝上，第一站西水关，末站东水关，然后折回夫子庙，在奎光阁用餐。这堪称作一次有头有尾、有吃有看的游览，耳目口腹，周到满足。同行诸诗友中，想必有得诗者——又是怀古伤今或励今的吧？秦淮河好比一条古老的锦带，珠珍般的名胜古迹，缀满带沿。这些珍珠大都早已失落了！湮没了！破碎了！有的几经修复终于又被深深埋进土里，谁也指不出它曾存在过的确切地点。现在正被修复着的，我敢说，最终还要落得无从再修复。只因现在有修复它的需要，不可不修复，不得不修复，而已。

有两处秦淮名胜，我这次是初访。即王献之迎其爱妾桃叶之处的桃叶渡，及明末名妓李香君的故居媚香楼。另外，夫子庙奎光阁的风味小吃，也很值得回味。此三者，色、香、味俱全而无非有关男女、饮食之事。我奇怪自己怎么老被这些事牵动着，莫非真如孟夫子所说的：“食、色，性也”？亚圣口直心快，不那么“弯弯绕”，早期儒家倒还能保留一点可贵的坦率。谁人心里无鬼？鬼就住在人心里。普天下亿万众生，得有一、二例外者乎？

桃叶渡、媚香楼都在夫子庙附近。桃叶渡在秦淮河北

岸，侧有淮青桥。我是站在这桥上看桃叶渡的。人世上有些事，须相信“百闻不如一见”的说法；而另有些事，则是“见了不如不见”。我兴致勃勃地来访问桃叶渡，到了渡前，却站在桥上不再走近，自己也说不明白何以会采取这种方式。或许我寻到了一个最合适的距离？河那边屋瓦参差，墙垣纵横，密集着一片普通的民居。河边立着块矮小的石碑，那该是桃叶渡的标志。这碑上会出现什么奇迹吗？不知道，反正我不再想向它靠近了。于是我站在桥中间作无所事事的样子，暗自琢磨王献之的那首《桃叶歌》。此歌很有名，据说至陈时江南犹盛歌之。“桃叶复桃叶，渡江不用楫。但渡无所苦，我自来迎接。”文字平平，不知妙在何处。“渡江不用楫”是什么意思？弄不清。所以有书上说：“渡江不用楫”者，横波急也，系隐语。”仍似强作解释。《乐府诗集》还载有另一《桃叶歌》：“桃叶复桃叶，渡江不用槽。风波了无常，没命江南渡。”语意沉重，蕴于其中的决不会是个美艳的故事而是个悲惨的结局了。

媚香楼在桃叶渡斜对面的秦淮河南岸，楼侧有文德桥。这次我是走过桥了，因为我们这一行要在媚香楼举行一次茶话会，我便不能单独留在桥上眺望，只好追随大家叩开了媚香楼的院门，登堂入室，细细参观。这就是《桃花扇》中女主人公李香君曾住过的“河房”。《板桥杂记》有一段文字：“西岸河房，雕阁画槛，绮窗丝障，十里珠廉。客既

云醉，主曰未归，游船往来，指目曰：‘某名姬在某河房，以得魁首者为胜。’”李香君所居住的这座媚香楼，当年不知曾招引过多少裘马少年、贵介公子。今日的媚香楼，经过整修，颇有点容光焕发。小院花木扶疏，清静幽雅。楼临水，上层该是当年香君的绣房，下为花厅，实在是个贮春藏娇的好地方。令我惊诧的是，现在这里竟被派作老干部的活动场所。媚香楼，媚而香，将它跟老干部连在一起，我总觉不大对劲。但我随即笑自己，如果不是太迂腐，便是对“媚”、“香”之类的字眼，太敏感。诗人们不也选择了这里开茶话会的吗？有什么名不正言不顺！看来，藏在我心里的那个“鬼”，又偷偷地溜了出来。

现在谈谈饮食之事了。全线游览的最后项目是领略魁光阁的秦淮风味小吃，这有名堂，叫做“八绝”。“绝”者，至佳至妙，亦即口语“顶好”“顶顶好”的意思。“八绝”，即有八道足以让你叫绝的小吃也。每“绝”包括小吃两种，一般是糕点饼饵类与带汤羹者相搭配。就像我们日常早餐的包子、馒头搭配稀饭，烧饼、油条搭配豆浆，民间叫做“一干一稀”。这样吃起来爽口，调动兴致，增进食欲。既然名曰小吃，可知在街头的小饮食担上随便都可吃到的。我们在奎光阁所领略的亦不过是绿豆稀饭、赤豆糯米粽子、五香豆、五香茶叶蛋、牛肉汤、蟹壳黄烧饼、桂花夹心小元宵、豆腐涝、什锦菜包，等等。夫子庙饮食行业一向

繁荣，就中魁光阁、奇芳阁、永和园诸家老店，经过历史优选，或以烧饼著，或以包子著，或以干丝、或以锅贴著，花色不一，各领风骚。魁光阁的作用是将各店所擅，综合利用，集秦淮风味小吃之大成。顾客在一次用餐中，便可品尝到“八绝”一十六种著名的小吃，何况还提供给顾客以古色古香的雅座，并配合以精美的茶具、餐具、酒具，美食、美器兼而有之。再者，魁光阁也不会忘记那句“红袖当垆”的古语，这是从汉代的才女卓文君便实行着的一套卓有成效的“生意经”。这一切，都使魁光阁的秦淮风味小吃，更加“风味”十足，因而博得了我们的高度评价。最后还应当补充一点：这些小吃，终究又不同于一般，它精致，比如一只蟹壳黄烧饼，圆圆的，仅有鸡蛋黄般大；而那赤豆糯米粽，如一只水红菱似的小巧玲珑，足能诱得食客垂涎，却又舍不得一口吞下的。

凑几句蛇的热闹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十二生肖，轮年坐庄，去年属龙，龙是热门话题；今年属蛇，谈蛇又大走其红。爆竹声中翻小报，比比皆是有关蛇的文字——蛇的传说、蛇的故事、蛇的寓言、蛇的考证、蛇的家族史、起居注，以及有关蛇的种种发挥、演义，新诗旧词、小品杂俎，五花八门，应有尽有，煞是好看。集中起来，大可成厚厚的一本《谈蛇集》了。

去年举国谈龙之际，也给汇编《谈龙集》提供了良机，遗憾的是这样好的书名早被人用过，清赵执信即有《谈龙集》。民国间，周作人复有《谈龙集》，略前，周氏还有本《谈虎集》。这位谈过龙又谈过虎的饱学之士，若健在至今，赶上了我们这一轮的谈蛇，他会谈些什么呢？他还谈过鬼——“街头终日听谈鬼。”这是他《五十自寿》诗中的句子。接着上句诗，跟后又一句道：“窗下通年学画蛇。”这说明，周先生对蛇也很熟悉，不知他有何

画蛇窍诀，此中必大有文章也。

龙，一旦失其位，揭它老根的坏话，越说越泼辣放肆；而对于正当令的蛇，人们则挖空心思，为它正名辟谣，评功摆好。我也觉得蛇比龙要可爱得多。我说的是可爱，若讲可敬，在我的心目中无疑龙占上风。但我怕龙，怕它说不定什么时候，来个“龙颜大怒”。比如五七年的那次“阳谋”，说古论今，妙趣横生，令人如坐春风。群蛇们真的以为春来了，解冻了，于是蠢蠢然，蠕蠕然，殊不知这恰恰触怒了“龙颜”，遂即雷轰头顶。对于如此突兀莫测的龙，谁敢轻易亲近？避之犹恐不及！

蛇则不然，不闻有“蛇颜大怒”之说。蛇怒了，人们也不在乎，不就是区区一蛇吗？“小蛇翻不起大浪”，造不成天翻地覆的灾难。蛇中有毒蛇，会伤害人。我当不至于傻乎乎地向毒蛇示爱。不过承受毒蛇之恶溢者，其中大有冤魂。前述那些响应“五七阳谋”之循循善诱，刚出洞或刚欲出洞即遭雷击的蛇们，便属于这一类。现已给予取消了“毒蛇”的帽子，声称该等“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曾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云云。

我并非有意讨好蛇。我说蛇比较可爱，别无其它，只因在十二生肖中，我觉得蛇是唯一具有性感的。说明白点，我指的是女性的那种性感。老鼠、牛、龙……有女性的那种性感吗？包括牝的在内。曹子建在《洛神赋》里曾以

“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的名句形容洛水的女神，谁都知道在“游龙”的字面下，实际显现着的乃蛇的绰约倩影，因而这句所传递的仍是女性的那种性感。作为男性的我，说蛇具有女性的那种性感，并以此作为我爱蛇的理由，这差不多就等于直认不讳我难以排斥女性的诱惑了；否则，我采取这种措词还有什么意义？全是为着女人的缘故啊！将蛇跟女人两相观照，持这种欣赏心理的，不限于我一人，也不限于男人，女人更敏感到自己跟蛇确有点儿约略似之。《红楼梦》中的王夫人，便是如此。她一眼就看出怡红院里的丫头晴雯，有着一水蛇腰。这一发现不打紧，却送掉了晴雯的小命。女人看女人，比男人看女人更有眼力，更能准确无误地抓住要领。但与其说她们善于互相品鉴，勿宁说她们惯于互相比量，结果无非忌人之长，憾己之短，受尽嫉妒的折磨。王夫人或许生来就不曾有着水蛇腰，至少，其时她早已失去了水蛇腰，因而便把晴雯的水蛇腰视为横在自己眼中的梁木，必拔除之而后快。水蛇腰就这般事关重大吗？是的。“楚王爱细腰，宫中皆饿死。”细腰，即水蛇腰。女人宁可为之殉身，可知它有何等份量。因为女人们懂得，万般风流若只欠缺了水蛇腰，便无从将其发挥到倾城倾国的极致也。

从楚王，到王夫人，到现在，无论审美观怎样演变，传统也罢，新潮也罢，对水蛇腰似乎始终都一律持肯定态

度。杨贵妃是著名的肥而美者，却并不肥在腰上。有《长恨歌》为证：“侍儿扶起娇无力”、“梨花一枝春带雨”、“回眸一笑百媚生”、“云冠不整下堂来”，在这些诗句中，她都被表现为腰肢婀娜的态势；连后来的苏东坡在一首诗中也认为，对于这位肥美人，且不论人们是否有幸正面瞻仰其花容玉貌，“只许腰肢背后看，”也算是艳福匪浅了。平心而论，水蛇腰确是十分撩动人心的。“人之于水蛇腰也，有同好焉。”敝人道候不深，未能免俗，我的爱蛇，实出于情不自禁。再说明白一点，我爱的是水蛇，不伤害人，又有好腰身。我断定白素贞和小青都是水蛇变的，这无需考证，她们只能是水蛇的族类。

白素贞，即白娘子。小青，是她的使女，或者叫做女伴。在民间传说《白蛇传》中，她们原是一条白蛇、一条青蛇，成了精，幻作人形，游戏人间，美丽而善良。这却给红尘中的情男们提出了严峻的考验：万一遇上了个既是美女又是蛇，即所谓“美女蛇”者，你敢不敢爱？要知道，正是人蛇的混成一体，才使得白娘子与小青之美超出于一切凡俗女子。若她们地地道道属于我们女同胞中的两分子，就算美如西施，充其量亦不过是凡俗女子中之至美者，在人世上并不难寻见。而若她们首先是蛇妖，在这身胚上幻成的美女，会是怎样的一种美啊！实乃物之华，天之宝，几乎无从比拟，无从想像，盖“此美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

回看”，此亦《白蛇传》之所由作，而欲诛灭白娘子与小青之法海之所以永堕蟹壳地狱而不得复出者也！

反而言之，人世之女子如西施者流，若的的确确，绝美出众；那么，她们必生来就带有白娘子和小青那种蛇妖的色相。或则如武则天：“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在民间叫这种女子为“狐媚子”，意即她们都像《聊斋》里所写的那些狐狸精，“妖里妖气”的。但“妖里妖气”而美，文雅的说法不就是“妖冶”或“妖艳”吗？无美不妖。这须有极高的审美眼光，才能发现妖与美的隐秘关联。王夫人懂得美，她发现了晴雯的水蛇腰，亦即她发现了晴雯身上的妖气。她内心里可能深深憾恨着这妖气怎么钟情于一个卑贱的丫头，而不垂青于她这位高贵的夫人？看来她是向往自己也能带有几分妖气而不可得啊！

1989，上元节，南京